



1 4
1555
138

188
138



清波雜誌



五

門 14
號 1555
卷 138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昭和十九
四十一
未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清坡雜誌十二卷別志三卷

宋周輝撰輝字昭禮邦彥之子彥字疑衍文周厲邦見宋詩紀事

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瑄之言曰舊本清波雜誌

有張貴謨序書中輝俱作輝應從之案是編為影

宋精本書中俱作輝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瑄所見

者或轉是訛本輝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

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輝實自浙遷

淮也是書之未有張斯中藏本作才未知孰是張訢陳晦楊

清波雜誌二志提要

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
輝爲處士然輝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
未就官邪別志又自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
出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輝寓
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
力抵其尊王安石之非攷書中稱輝之曾祖種與
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閒不無迴護猶之王明清
揮塵諸錄曲爲會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
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

商維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
不足爲異諸跋竝稱二志惟龔頤正跋作三志攷
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爲五集則別志之
前似乎尙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
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
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與

古今詩話

此中借書... 清波雜志... 卷之...

輝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
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
博弈云余時居都下清波門日為清波雜志紹熙壬子
六月淮海周輝識

六日... 計... 十不... 歌... 十不... 歌...

清波雜志卷第一

高宗繇康邸使金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紀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垢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
夫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
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
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土廟中書
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閣封潁川郡王既卽位陞潁川爲節鎮久之
覺其非遂以許州爲潁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
部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
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爲皇太

子初不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閒工部侍郎劉嗣明奏
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潁王登大位其忠
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爲潁昌府其潁川係受封
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川爲潁川府依舊
順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勾錢一日晝寢夢一金
色黃龍食所藝高苴數畦僧驚寤且曰必有異人至
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高苴食之僧視其
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

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閒書吳安二字吳安闍隸姓名也侍

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皞普安等名雖不同其爲佳讖則一也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麩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竝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墳椅桌等物謂螺墳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蓑血溫湯滌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

清波雜記卷一
食今不敢忘紹興閒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
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
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
修葺一殿之費雖未爲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
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
制度簡儉不彫不斷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
紹興王子歲王先得還至 癸亥約和已定朱方

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
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中亦
不復載爲可惜輝紹興閒得婁寅亮奏劄曰先王有
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
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
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
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 人而已恭
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
勗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弋 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寧以來諛尸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
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臣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
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敵人所以未有悔禍之意
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
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
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宜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
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

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
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婁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溫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
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
或云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卽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
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
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
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旣驅車

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
蜂蠆之有毒廷臣乏策鄰使詭和款貔虎以退師致
金湯之失險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
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後簽書
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邈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
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
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
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

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
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
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
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
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
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
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
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
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尙

清江雜志卷一
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廟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尙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啟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尙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懣宰執理會但自安排著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關門衆樂具舉久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實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

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八內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啟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絜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尙虛中壺之尊伊欲迓於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

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贄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衮冕穀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驪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并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興之主功

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宗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蹟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

餘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救其周郭隱應虬龍花葩之狀精彩煥耀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輝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

畱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誥印文細如絲髮本朝印文麤厚漫泐遲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爲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輝見耆舊云承
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蹶入京
授見次卽趨赴上一季半年已爲遠闕到國門卽入
朝集院支俸差剩員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
政宣閒掌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
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
筆紹興閒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
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霑賜金故臨期特
俾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
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
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
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
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
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輝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
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
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
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

鄭元璠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意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

道碑之首

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在其患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玷闕方幸寸進戛戛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日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閒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三紙引見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

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薦
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
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
而不足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屺請勿再移問從
之仁人之言也屺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與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
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浸出
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
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

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
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
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
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
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
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
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
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
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

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齟脣之與居耳不聽
絲竹之音而蕤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
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
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
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
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
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求其
比樵者笑而退輝旣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
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

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爲榮

清波雜志卷第一

清波雜誌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卽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
朱勔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
見流竄者更不收敘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
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讟聖德著在國
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
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
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
原禍亂之自云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閒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黼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

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涼繖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

之餘竝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臣寮建議士庶用阜繖者不聞施行政和閒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竝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宗孟又引例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預上為之笑賜帛乃得請率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兼鞫獄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幼不應讞者晉卿曰

聽斷生朝廷之心也今言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虜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安丘人

應天下疑獄竝具本末奏取敕裁此說既行凡有奏

疑未嘗不免迨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到疆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竝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
例破條正與前訂相反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神

宗深然之著為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

馬子約之

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溢額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舊立扁榜必系以亭臺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所刻京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

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尙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宐以涼衫為禮習以為常乾道閒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圍座色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
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
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
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壘蓬勃江南堦
衢皆藝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亂傾覆之類通
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訛為敘謝初以為過
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
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

雪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溼改亂飄為輕飄

房次律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菴歐
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寧韓公崑崙真人蘇
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戶傳九衆第欲印
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
渺茫中止可為篇什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
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
脫誤一字以下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

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輝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閒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經甫少卿家見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蹟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祕呂乃申公之後

紹興辛酉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開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

觀之卽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已欲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畱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卽於能詩者口詩格不一如李誠之詩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輝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其載生死係於浮沈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

幣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腳及花瓶中小青蛇
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
然歸舟夜夢八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
川流儻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尙可薦於豚蹄一聯
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夾拜一禮也
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叩 故夫或問婦
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尙
不以爲異則跪宜有之一

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
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
乃真武神也及出使相判陳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綾
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紫絲網皆備後於友人歐
陽僑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諡綸誥一
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愧鄭公之笏兩家其能終保存
耶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
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

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談適會其死耳或云初無此
說好事者爲之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
稽之言以爲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熙寧改元青子
諮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
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卽其第祭之其文具
載實錄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別真贗帥建康日
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故
硯蘇答云抄掠之餘所存百骸九竅耳平生長物豈

復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
也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畀爾後數年黃山谷甥
洪仲本託先人以一畫致於孟乃枯枿上一鷹實山
房李公擇尙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
章畫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畫
錄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謂古畫必有對後
聞併歸於孟氏鍾隱天台人隱於鍾山遂爲姓名李
方叔爲趙德麟品德隅齋畫備書其藝之妙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臥內者

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
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
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帶則
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閒亦有守邊者一
夕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
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相
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
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
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於好水
川元題詩於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聳鞞琦未是奇
滿川龍虎鬬猶自說兵機其不遜如此熊子復著九

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
吳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閒之卻用此源字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陽文忠公言祖宗廟貌非
人臣私家所宜有罷之宜和閒朱勔在蘇州即私室
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
下熙寧閒宗室魯王等亦建神御於本宮議臣謂諸
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
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宜一切廢罷從之近屬
王宮尚有法禁小臣私室豈應得為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

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

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

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和閒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追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識也

京右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道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叵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懲屢變鹽法之害

亟以所蓄算請鈔券不數日府庫沛然

徽宗嘗出玉璫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
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蓋皆石晉時物
指以示臣謂虜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
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
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興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
不足卹也陛下當享太平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其不能納忠大率如此

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

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
乃置酒畱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
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
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
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攷晁錯更漢令諸侯誼誨錯父
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
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清江雜錄卷二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
認旗從於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
為不祥既行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
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
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閭婕好也

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茗水出焉謂坐客
曰是甚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元水經格
也王荆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
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興諸侯

一 聖年表也邵溥公濟云遷死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樂
等書三王世家乃元成閒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
王荆公目錄八十卷毘陵張氏有全帙頃曾借觀凡舊
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
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已有之盡出其壻蔡
卞誣罔其詳具載陳了齋瑩中四明尊堯集陳亦自
謂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
故神宗實錄後亦多采目錄中語增修章子厚為息
女擇配久而未諧蔡因曰相公擇壻如此其艱豈不

男女失時乎子厚曰待尋一箇似蔡郎者蔡甚慙王

蔡造端矯誣雖歷千百年衆論籍籍如新矧同時之

人宐乎議之不置孰謂蓋棺事始定耶前說輝得於

叔祖元仲叔祖視政宣諸名公為輩行李丞相伯紀欲以諫官薦不就平生所著詩篇薄林向

伯恭為之序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

期象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

於人過於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為例

清波雜志卷第二

波雜志卷第三

輝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

尼菴少憩見琉璃色一瓦甃徑二尺許厚三四寸

中以閣盆盞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

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

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

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尙淨

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

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

姚本誤臺

謁蔣帝祠初出

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
城壁豪水或絕或流多鳩鵲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
秀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
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
云與東坡跋秦太虛夜舫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
寥竝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
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始至壽星院謁辨才
一段奇事景趣略相

以畫但恐畫不就爾

雖未嘗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墅

姚本商本俱作野

春游良

不疎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餘年

特未

知

以何似 據宛上集信不誣下當增也字

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有序游鍾山陳題三四詩於

八功德水菴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
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
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唐
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容人素於先人厚善先人嘗
次其韻惟壁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冶城橋黃旗紫

蓋旋歸漢古剝淒涼尙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
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皆
書于壁二十年後再過之皆不存矣邨后化蟒之地鹿
院苑土人名為蕭帝寺寺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朝故都葉下不詳蘇序

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橋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
考最詳多以王荆公詩引證考上元古跡輝先得其
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為助良
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
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元避欽宗名溫之
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女士未幾以左傳託其
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紹
興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伴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
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俸
貳職官迨六蜚臨幸以設廳為三省便廳為樞密院
六位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

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爲從祖姑之夫輝幼及識其風
度偉人也

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閒事尊京曰魯公
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
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
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
其矯一時之弊耶

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輝
淳熙丙申從使節出疆回轅當三月中二旬一路紅
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還經從汴
都顧瞻宗廟宮室不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不獨興
嘆于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恨輝
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
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
續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
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墟
墓之物反爲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四十年前朝士遭論徑放謝辭倉皇出關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肆叔祖繇三院御史貳春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趨局卽請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綸今日欲送周爲高爲高叔祖字也從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餞從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栝蒼管銓平仲監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恃此方敢畱一二日蓋秦早授館于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宣閒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談天者旣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

宣和崇尙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燄赫然
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
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
視中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視兩府
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
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
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
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霍霍皆濁流俄頃卽止中使
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未死

于溫州未死閒先自籍平日賜賚物寄之郡帑一爲
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寘斤賜萬錢一拄杖封
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
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駝裘
丈夫負篋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至此
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
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
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
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既陞座首召太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爲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

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今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爲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

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丹徒簿排辦新豐鎮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宣索生菜兩籃非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爲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奚不然

吳愬字長吉臨川人後徙建康早從王荆公學譚熙豐

閒舊事疊疊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晁其道居留
日俾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
無缺廉者雖在窮約人或調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
素與志亦免有所迎合繼以禮律置赴行在所館于
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入行孝廉之舉
寂無聞焉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藥花乃比其色許慎說文
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輝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
視爲鄉里自幼遊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

或認爲聚八仙特以名品爾后土祠前後地土
膏腴尤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開敷腴盛大纖麗富
豔遂與洛陽牡丹並驅角勝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
種續之者纔十餘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
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九
十餘種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淪敵境揚花在今日尤
當貴重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
宰相韓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賞一選客具樂

以賞之時王岐公爲倅王荆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
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八門亟召之乃秀公
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
道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
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爲榮悴乎

輝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今韓蘄王府
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
迴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
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

極巨更無障礙自六蜚駐驂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
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
人詩也或云爲此詩者黃姓失其名亦嘗作方俟丞
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說到沅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類因行役窮日力且爲姑俟回程來觀
之語所誤竟失一往貽終身之恨者多矣輝頃隨侍
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畱一日乘興游廬山
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鼓
未至棲賢數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動心駭目

凡山南佳處領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陳
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閒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庭臣進挽歌辭莫不紀垂箔事一詩云
飲馬驅疆敵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

云乃中書舍人林通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
五言至嘉祐末方有爲七言者

乾道末晁強伯子健至毘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
尹子止爲之記其閒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
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

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
謗讒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
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
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不
其然乎祠宇成中寘坡塑像又徧求從壯至老及自
海外歸儀形繪于兩廡晁文元後子健爲景迂生以
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爲人磨去東坡自海外歸毗陵
病暑著小冠披半臂
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
我否則素知彼民愛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強伯
尸而祝之
之意出此

東坡初入荆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
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
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細故耳後二
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
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
竟墮渺茫一丘一壑天實嗇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
相回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
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爲詳刻石具在楚
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夷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澗水體白如乳遇剗方見然
不常有也通泰鹽地麩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
獵以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
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間良嶽豢鹿數
百千頭其大如驢敵圍城中盡殺以啗衛士茸角皆
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
表繼聞秦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
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遠也後自同知樞密

院責祕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歸
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獨爾所
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
內翰洪公景盧
方誌其墓當在樞府日洪為編脩官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皇子詔曰朕
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不業思所以垂裕于後夙夜不
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疆固玉室親親尙賢厥有古
義並以郡王壽皇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
闈巖然不羣聰哲端重闔義有立亢于宗藩歷年滋

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
示天下立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
而厚風俗也稽考前憲非朕敢私上讀之稱善又令
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誌中仍首載
當時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宮碑之體

族叔初試宏博以所業投湯岐公時季元衡南壽待制
亦投文字湯嘗師之初許其奪魁一日謂季曰近有
一周某至先生當處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蔡卞之妻七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

於牀第然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
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
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
妻而致中外傳以為笑輝在金陵見老先生言荆公
嘗謂元度為子載人物車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
女憑藉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
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七夫人者一日於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問左右
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腳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

嘆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

施其僧不顧而去異夫巡門持鉢者案七夫人商本
俱作王夫人

合堂同席以觴客客非其人則四座歡不洽而飲易醉

返以應接為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

易從軍為飲酒飲酒欲懽無由自醉得勸則沈酒勸

尤在乎勸侑辭遜之間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勸今則

巡杯止三勸則無算顛仆者相屬不但沈酒而已亦

見風俗隨時奢儉之烈一席歡洽全在致勸辭

受之際若杯行到手不畱殘氣固豪矣於畱連光景

似欠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去夫何能為

清波雜誌卷第三

清波雜誌卷第四

借書一紙還書一紙後訛為癡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

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

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鬻為不孝

可也借為不孝過矣然輝手鈔書前後遺失亦多未

免往來于懷因讀唐子西庚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

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

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

清江雜錄卷四
之不予也而謂之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安物得其所託復何求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貧輝亦云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腐爛篋笥旋致蠹書之變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雜商本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

他人

造請不避寒暑誠可譏誚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謁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隸屬但恃雅素趨趨日進懷漫刺俛首樊知客輩固多不自愛重者寧使訝其不來莫使厭其不去是為名言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什特為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欄大慟數場閔已傷志固君子所出下至是哉張芸叟元豐閒

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為轉運使李察訐其
詩語謫監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
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
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
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
擬將憔悴弔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
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
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

如

芸叟遷流遠謫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
所至畱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
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焉說詩
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
士子數輩飲餞游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
宛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
府公訝妓籍疎索俾申刻集之既見其載野服披猖
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宐
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駮者廢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荆王王惡其
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畱以備上
閑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
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
得志於諸公閒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歷巨公
後葉石林於避暑錄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
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蓋亦未免置
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訃詩云
一出婁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

貧賤嘗甘分崇高皆

姚本不

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眾

人殊謂為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

者以是又疑真出于聖俞也輝舊得砥錄

姚本作一砥砥錄

編亦若碧雲駮專暴人之短為人借去不歸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
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自
為之言後識者謂荆公平日所短正在於此何元獻
逆知其然耶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

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薦拔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如擇壻但取寒士度其後必貴方名爲知人若損高貲牘下嚮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翦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真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

省遽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故善然花磚
安貼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閒寘此書顧輝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爲夢旣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輝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日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晉

姚本

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

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詩

老薦春風仇池詩裏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
權倖亦及我十輩遣前公試烹時總姚本得偶病此

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產庾嶺下

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

茶坡南還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

品特彼人自以為重包裹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

勝

輝出疆時見三節人或攜建茶沿途備用而彼中非絕
品不顧蓋榨場客販全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

既不售乃齋以歸邊方尙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宏
乎珍尙鑒別每相誇詡惟恐汲泉不活潑乳不多啜
嘗而乏詩情也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供玉
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仁一日
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
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
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閒由是密雲龍之名
益著淳熙閒親黨許仲啓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

以刊行其閒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名
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獨遺所
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為一種又居密雲
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取
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
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為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輝家惠山泉石皆為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
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益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於
汴都但未免瓶盞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

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斷竹稍屈而取之盈盃若雜
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茶精用惠
山泉蘇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鄰幾
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擊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
也雙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
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左歲以雙井一斤為餉蓋公
不納苞苴顧獨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答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為得體呂正獻
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

事公摘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塞專對之次雖曰合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乖恭順亦宐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客初無忤也

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譚京都舊事政宜閒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簪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卽裂爲二俯拾次多遺釵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慧捷者重負

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盛暑以鍍金錢於御廊得水一杯其賜賚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爲武惠燕

王五世孫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罷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裕陵問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爲皆貴注曰若不跛履與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天日之

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陛下以為貴則貴矣以為賤則賤矣注累任邊要以知人自許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圖志志之詳略係夫編摩者用力之精粗揚州為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驗今據事千餘條效汴都以為賦今館中及

揚州有本輝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為代邸興王之
地亦應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
作而文不記其事姚本云而文不足起其事後未有繼之者輝嘗
言於故人王錫老深以為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為
潭州之士

世謂雁為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
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益
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
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羣居燕處雖一時譁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閒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爲財匱當有飢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遊迷而不返之病紹興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

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閒秦伯暘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尙疑爲譏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閒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尙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薦公謂南省會預高薦繼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尙書特書此於桐陰舊話甚詳貴游

子弟當攷其素業不應例待以膏粱唐李德裕初不
繇科甲顯

元豐閒駕往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
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樓
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卽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
國學有酒禁也

輝頃在泰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
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
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

濱杓水通身洗淋面四方呼其神請禱卽愈婦女悉
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
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
士夫家多有之寘几案閒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
用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
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
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畱合與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
以錫爲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

雜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與范景仁共登高頂由輾輾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几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攜茶遊山當是此時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於屏閒以候之申公溫公同時人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溫公儉德世無其比

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紹兵興日帥臣許辟置幕屬既素為知己其於婉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於朝賓主邈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闔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雲飛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

江湖宐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容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明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并皆辟司馬溫公為通判羅致大賢欣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閹吏不得賂詰且以鎖損訴於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來滕達道為范文正公客公鎖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謹

之士前哲寬厚類如此是亦報杜嘗記平安之義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

宮人斜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

四時遣使祭之

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令狐楚詩也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閒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當上壠家家墳上作亭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做主廢后園陵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牛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

輝季女葬臨安北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值春時往視
寺之兩廡皆內人殯宮徘徊次未嘗不長哦此詩也
輝復得歷陽所刊唐張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
北門北邙道喪車磷磷八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
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
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間柱下石隴頭松柏半無
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鷂作窠巢
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勝
賦詠孰工覽者當自得之

